

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

杨毓骧 著

南大学出版社



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

杨毓骧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 峨
封面设计:杨奇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杨毓骧著,一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

ISBN 7-81068-137-0

I. 伯... II. 杨... III. 少数民族-研究-云南
IV. 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340 号

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 杨毓骧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字数:178 千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81068-137-0/C·21 定价:16.00 元

滇藏高原途中



独龙族妇女在缝纫



独龙族女售货员



独龙族医生在治疗



独龙族妇女舂稻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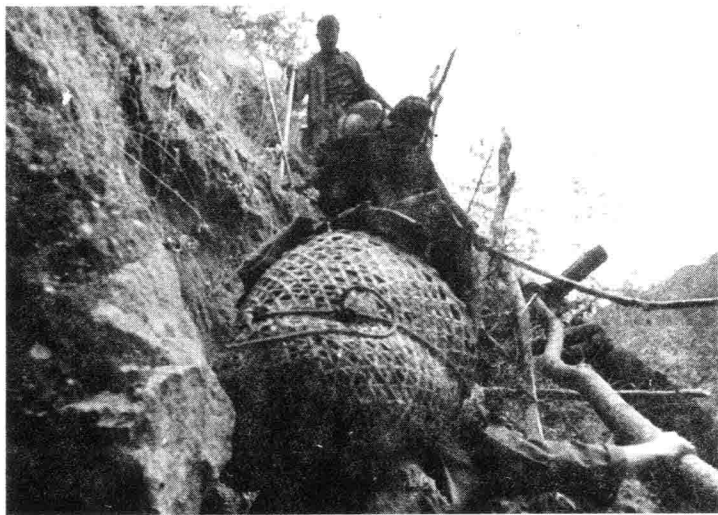
独龙族老人妇女
服饰



祭祀舞蹈中的独
龙族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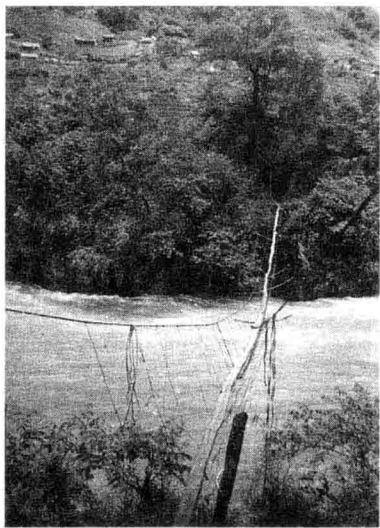
攀登怒江大峡谷崖道



攀越独龙江悬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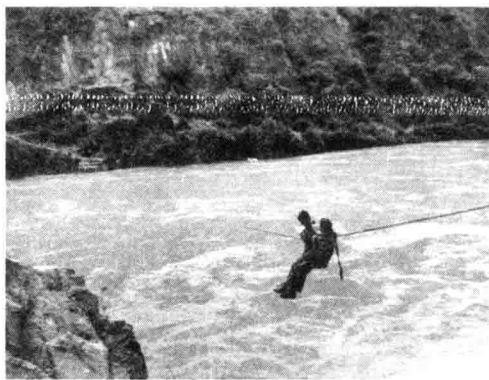
路不拾遗—途中挂糍粑



独龙江藤桥



作者与真多父子攀登在海拔五千米高的西藏诺拉山口上



作者与察瓦龙区扎恩乡会计（藏族）共渡怒江大溜索

独龙族兄弟在紧张准备强渡怒江大峡谷



珞巴族的武士装束



西藏察隅县上察隅区松冷乡巴西村勒马夫妇全家



僮人老年服饰



僮人妇女服饰



僮人夫妇



上察隅藏族一家



上察隅松冷小学师生



察瓦龙藏族房屋

令狐安书记题诗

题独龙江月亮大瀑布

神龙见首不见尾，
千曲百回始出山。
突兀一峰凌空立，
月在江心水在天。

弁 言 （一）

滇、藏高原，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西靠印、缅，东连青、蜀，中部是耸入云霄的横断山脉，切割着万丈峡谷，奔腾着无数条湍急的江河，形成了立体气候带。在那广袤的国境线上，蕴藏着珍贵的动植物、水利和矿藏资源，居住着古老的藏、独龙、珞巴、门巴和僜人等民族，他们世代和睦相处，共同捍卫着祖国的西南边疆。

滇、藏高原又是一块人迹罕到的处女地，为了了解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兄弟民族，我所于1982年夏，接受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的任务，开展了怒江流域的实地考察，组成了以蔡家麒、和志祥、杨毓骧和我的“怒江流域考察组”。主要任务是：一、初步勘察怒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交通站；二、考察该地区的珞巴、门巴、僜人、独龙与藏族封建领主的关系以及这些民族同藏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三、对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遗传等方面进行民族学考察，为各级政府开发怒江流域提供依据。

我们在考察中，全组同志不畏难险，冒炎热、淫雨，登雪山，攀绝壁，过溜索，在独龙族和藏族人民的支援下，战胜各种困难，坚持考察。当时，全组分工是家麒和我留在独龙江区，对沿江两岸的独龙族作考察，毓骧与志祥在七位独龙兄弟协助保护下，攀越海拔五千多米的伯舒拉岭雪峰，经历了整月的艰苦行程，始达西藏察隅县城。志祥因事提前返昆，毓骧则孤身一人，在察隅县政府的协助下，前往中印边境上的上、下察

隅对珞巴族和僜人进行考察,收集到不少珍贵的民族历史资料。9月下旬,毓骧应邀参加在西宁召开的中国民族学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会上家麒和毓骧先后作了滇藏高原各民族的考察发言,博得与会学员一致赞誉。

毓骧同志自1956年参加民族调查以来,勤于坚持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他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满怀热情,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滇及滇藏高原,发表过不少田野考察报告和论著。如今他虽离休十载,已届73高龄,却仍然勤奋地笔耕不止。现在事隔16年,毓骧重新整理了《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准备出版,我愿为此作序。

赵嘉文

1998年12月冬

弁 言 (二)

毓骧兄撰写的《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是1982年5~9月我们执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一项研究任务。这个报告忠实地记录了西藏察隅地区的珞巴族、僜人、藏族和云南贡山独龙族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考察,同时,又以日志的体裁,生动地记录了从贡山县的独龙江步行到西藏察隅县的考察旅程。当年作者57岁,他极其艰辛地走完了这段人迹罕至的路途,体现了一位老民族学家献身学术事业的精神。

这本田野报告将考察和日志结合起来是其最大的特色。日志中有对这一多高山激流地域复杂的自然环境详细的描述,有对当地少数民族深厚情感的流露,有调查组成员间亲密的交流,更有作者自己在田野作业环境中内心感受的真实记录。读来不仅亲切感人,更可贵的是向读者道出了我们这些于50年代成长起来的、终身以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研究为职业的人,以往是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虽然比起今天后起的民族学家们来说,我们自身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讲,田野日志同样具有存史的价值。日志能够从另一个方面记录和反映作业者的心态、心路的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作业过程中另一个视角上的文化事实、经验和感情。我们过去搞民族调查,重视民族志所谓的科学性的书写,不厌其烦地作深入细致的描述,面对于田野日志一类的写作价值却相当忽视。我们很看重对客观事实的观察记录,却往

往无视作业者的主观反映和感受。事实上,我们每次深入到民族地区作业,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流问题。我们自身代表着一种文化的传统,被调查对象往往代表着另一种文化的传统;我们比较习惯于自己的文化,却对于另一种文化可能比较陌生。因为环境和语言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异,经常会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造成痛苦反应,但是,我们毕竟克服、超越了它,完成了田野的调查。可是这些事实我们以往都不太有可能将它们写进正规的报告中去的,过去总认为它们与调查报告无关,没有价值。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从我国民族学的先行者直到今天,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给我们和后代同仁留下这方面的记录,这是很遗憾的。然而毓骧兄于本书中的“滇藏高原纪程”以文学的笔调为我们展现田野作业中另一个方面的文化事实,弥觉珍异。

作者撰就这个报告已有 16 个春秋了,现今能有机会面世,值得庆幸。遵嘱书以如上升言,是为纪念。

蔡家麒

1998 年 12 月于昆明

前 言

1982年春季,我参加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的怒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试点考察组,到怒江、独龙江上游地区进行考察。

5月18日,我们一行四人离开昆明,24日抵达贡山,得到贡山县委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县委书记亲自听取我们汇报,县委档案室为我们提供资料,抽出县委宣传部干部齐建仁(独龙族)、县文化馆干部约翰(独龙族)两同志参加考察,并担任翻译。31日,我们在民工护送下,穿过原始森林,越过积雪未化的东哨房山口,于6月3日下午抵达独龙江公社。在公社附近的巴坡、茂顶等村考察后,即前往公社最南部马库、蓝旺夺等村。独龙江峡谷淫雨连绵,山洪暴发,江水湍急,山道泥泞,颇为难行。加之随时遭到蚂蝗袭击,遍身被蚂蝗所咬、血迹斑斑,考察倍加艰苦。7月1日,我们沿独龙江峡谷两岸前进,步行六日,抵达滇、藏边境接壤的迪政当(原独龙江第一乡)大队,我们到此后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由蔡家麒、赵嘉文和翻译约翰三人组成,继续留在独龙江,随后顺江南下进行考察;一组由和志祥、杨毓骧和齐建仁(翻译)三同志组成,雇独龙族民工六人,前往西藏察瓦龙区。7月8日,两组于雄当分手。我们赴西藏区组,即跨过天桥绝壁,强渡独龙江,攀登过高耸云天、阴云密布、海拔四千余米的两座雪山丫口,横穿数十道高达1500余米的泥、沙石流地带和陡峭岩壁,渡过宽约150米的汹涌怒江溜索。夜宿茫茫老林,江边岩洞,历经千辛